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四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書

上范司諫書　歐陽永叔

日月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

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

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於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

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詞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

為也昔韓退之作争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巳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言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

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或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見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

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上田正言書　　曾子固

伏聞詔書以執事直諫院不勝喜賀夫以執事蓄才美知古今博學善論得失法度朝廷固以公卿待執事不止為諫官也然輩區區致喜賀者亦有云也方今內外

居位之士以千數貴者賤者舉錯趨嚮一本於苟且天下役役日就衰缺慮終不可更興起四方每見利一偉人則皆曰是人也天子特達用之其能使古道庶幾可復乎羣臣顒顒思見其為國家興太平也天子既以此望之而又為公卿大夫侍從司計謀持綱紀之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使四方聞之皆曰天子明於知人而衆君子不負天子之知天下之望久矣其久嘿嘿而自欺也豈國家用賢者意適然哉四方有私論而疑且嘆

息者矣始者為天下主軍畫在外朝之士大夫每禁林閣臺有虛位則人人皆意執事宜為之至今而乃為諫官剛果有氣節不浮沈則得失利病上無不聞下無不達也諫官與時俯仰則天下之事上欲聞而不悉下欲言而不通矣非直如此又且蕙其惡聞下之言畏言上之事矣歷觀前世之得失而察當時諫官有言與否則為諫官賢不肖立定是非凡居其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重較然者於内

外之利病主雖力行之其事不可則宜爭而捨之主雖力含之其事當然則論而行之不聽則繼言之又不聽至於再三則釋其位而去之矣可也固非謂從時重而嚮背者也今世有為諫官者設曰吾某日言某事吾責塞矣及章下而省其言不過趦趄簿書畦壟間淺事一紙之中尚十七八避就時人喜怒不然則迂僻誕幻而不可世用者也又有居其位而不聽又不能引去者天下以為是非固不論而易明也今如執事者始自舉曰

賢而能諫爭也天子以為然而遂用之今用矣惟於因循畏避自同於衆人固不可也然世倘有不顧其不可而為之者則執事豈曰是人也是徒以一時文字聲名傾四海而取進耳乃世之以浮道相悅附而蹈利者之所為非有志者所忍肆也昔漢有公孫杜欽鄴谷永者皆賢良選用論其一時之名迹不減於今世也其才豈盡不及今人哉當時既得其名位而終無所開陳以至於泯泯其始於人而以為安矣由今觀之則諛之迹固

不可掩也後人已見其如此又忍循其邪徑乎竊計須自擇也天下自唐天寶以來上下汲汲以謀相傾材力相長雄兵相制伏百姓靡靡日入於困窮生於困窮欲勿為罪戾不可得也今刑日煩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歛未休可為太息執事既居得言之任將終為身謀而已則羣言雖切何用若欲興太平報國家則願無容容而隨俗也竊執事計當世之得失已詳矣忽世俗之垢玩有素矣士君子用舍去就輕重之分

又豈不盡知而熟曉也肇是以聞成命而不覺喜且以為賀也想日夕當有言故陳區區少思慮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肇未嘗一造而輒吐情實有所發憤也伏惟不甚怪怒而省察之

上蔡侍郎書　石守道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長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覩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者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絶之故發而

皆中節也易之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内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咈於事邪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冬集至闕下有人竊道閣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

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閤下毆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閤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閤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閤下仁育陶窐為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為勞以生平未得一登閤下之門為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裴員外書

石守道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専使至厚貺長書目駭心悚流汗

竟趾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騕褭逸馭也不騁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餧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沃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獘巳久自柳河東王黄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

統五音之有會而滛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泒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雕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説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至於堯舜周孔之聖人惟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之於聖不

有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徃來舟車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碍往年官在汝上始得熈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兹生矣斯文之奬吾不復以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為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恊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萬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上趙先生書

石守道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韓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為之辭大者驅引帝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及蟲魚次者正百度叙百官順隂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為文其至者不可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

其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鈌然無彷彿者易曰文明以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經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欽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鈌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之文也盖其獘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漬染積漸非一朝一夕也不有賢者奮臂於其間崛然而起將無革

之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剥亂之後餘人薄俗尚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勘定海内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合千數百年希濶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聞惟鄭衛滤灉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為之勢雅頌

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惟柳宗元皇甫湜李翺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結白樂天輩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百千端曽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效吏部之所為故以吏部數十子力能勝萬百千人之衆能起百數十年之獘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灝

灝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西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髙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言語綷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繪事後素以為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為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葦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以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

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材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詞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硃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寖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獘變之待韓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惟先生能之先生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緼奥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臯夔之材伊吕之志周孔

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其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禄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與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亦明也名不朽也今淫

文害雅世教墮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之乎仲尼有云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王建中之徒為李翺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於下先生倚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兹千萬人之衆革兹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

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楊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之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道實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人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補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王待制書　　朱晦菴

日月具位某敢薰沐裁書再拜以獻知府待詔侍郎某

竊居晚學無所肖似往時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頼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復淳紀綱所以既壊而不可復學理無不一係乎人心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嘆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某之拳拳慕用不少也聞其進為世用則私以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乎要其所

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嘆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静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

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

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嘆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已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某之里閈交遊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

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某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敢廢其所講明體察求仁格

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有以承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静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强以其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耿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

明公以為何如哉某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温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盖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某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盖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必有所措而所謂學問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别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

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寛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内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某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岀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而明公未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輙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張祕校書

歐陽永叔

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大古曲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殽駁冗者與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

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濛虛無為道洪荒廣畧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者曰道不遠人中庸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

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耶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夫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以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

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以前之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帝王首仲尼之嘆曰蕩蕩乎謂高深宏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紀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儼若天然豈不高耶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量使臣下誅放賊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為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

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謂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

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脩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髙耶幸足下少思焉

上丞相書　范希文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再拜上書於昭文相公閤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盖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况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栖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

不冒瀆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盖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折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

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樸愚之心未可以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鈌為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澆偽選用之際常患才難甚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知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相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為來者之資今朝廷思

救其獘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為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六義知王霸之要畧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勲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葢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為意而以去留為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才

必求為我器用輔我弼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其傳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啟發逮於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為聖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舉率賢俊

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於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頗相府為此一舉倘昌言於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畧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脩經濟之業以教化為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於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克風教不興乎救文之獘自相公之任也當有吉甫輩頌吾君之德吾相之功登於金石彖於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臺嚴無

任僭越戰汗之至某也再拜

上蘇學士書　　　　黄魯直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事可以事君子故甞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最課可謂聲實於中内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藴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

烈以增益其所不能非人之情也借使有之彼非用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於謀則愚陋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歲聞於父兄師友以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下以齒少賤且又不肖耳知學以求又為禄仕所縻閤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閤下開幕府在於彭門傳音相聞閤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黃鐘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

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以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許通書者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單素處顯何時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者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何如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今此未見而

寫我心矣春候喧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

上孫端明書　　張文潛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足愠一樂正子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盖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脩身為善擇地而蹈之者豈常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

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間於其前憸巧伺於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俯仰而有就故戛戛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有一合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耶生三十五年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之時羣才並進多士

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於羣枉之中其進退用舍係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中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翕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遊近藩然聞之道塗以謂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絶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

寐而止也來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乗嘗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來今也為今沈卭得在吏部聞公之府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來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為京官者來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而君子亦豈能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來再拜

上文潞公書　　張文潛

古之言詩者以為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其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感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於情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

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偽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至誠之説也夫文章之興其變多矣惟詩獨通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

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采取而藏之太
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
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
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
述不可勝紀其間卓卓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藉
藉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於
詩必出於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
於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其不肖自幼至今

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於唐掃除蕃穢而摭其真刋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於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如竊見之於詩句夫人之生於天地之間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見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於春成材布實於夏淒風冷落鳴木隕葉而秋興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一歲之間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

而欲望其不發於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為有所不能矣

上曾子固書　張文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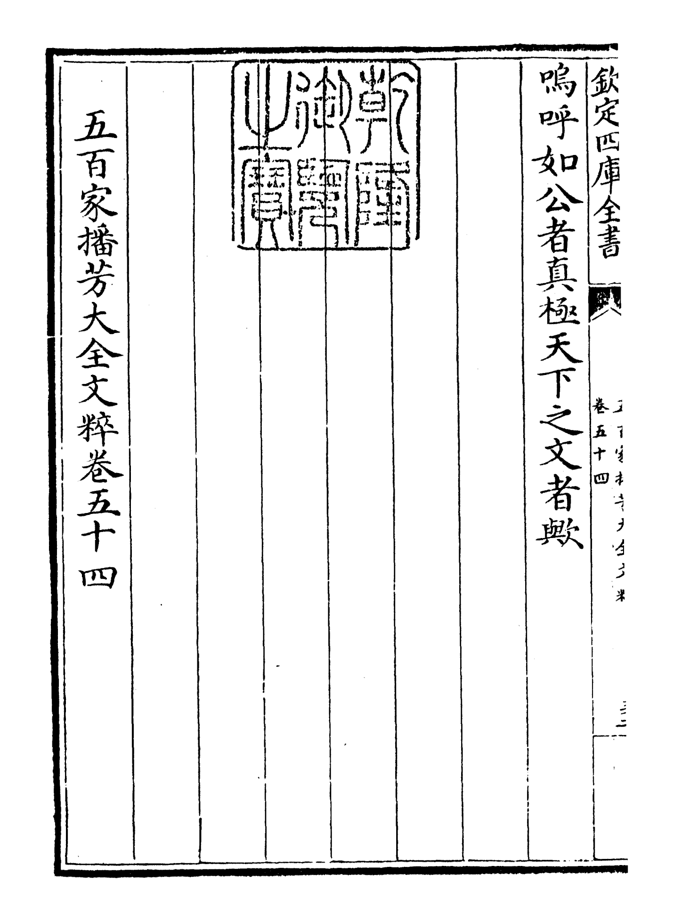
某嘗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斂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

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狷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真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嗟卒無有省之者故剖

志抉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志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怨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髙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遊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踈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退之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

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儇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愚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立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鉏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迴起

而廬陵歐陽公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聽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之而世之豪傑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謂忘其後來而論友者也某自幼讀書既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思之廣求遠訪以盡攬其變



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五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劄子

賀左丞相書成轉官劄子　熊子復

伏審勒成鉅典褒進崇階增光慈禁之謨益重元台之望竊以成周之盛祚蓋錫於萬年大漢之隆統爰援於

千歲欲紹開巍巍蕩蕩之烈當纂為灝灝噩噩之書恭惟某官曠代鍾才際空藴識燮和帝載乾坤已致於清夷精澤皇猷河雒遂彰於經緯某逖聆寵渥阻列慶班清意第極於欣愉辭曷殫於頌嘆

賀右丞相書成轉官劄子

伏審勒成鉅典超進華資聖治益光宰延增重竊以方策有文武之政實啟佑於後人春秋無游夏之辭皆折衷於夫子兹纘累朝之會要實資一代之耆英恭惟某

官毓粹自天研幾於聖稷契自比已恢相業之崇姚姒上規更翼聖謨之煥其遴傳寵渥阻列慶班猥陳拙納之辭曷勝欣愉之意

賀蔣丞相免起復劄子

伏審星傳繼催必圖共政露章疊懇姑免奪情雖光簡冊之書甚鬱華夷之望恭惟某官壯猷奕世丕業亮天不得臯陶為舜之憂方需同徳罔俾阿衡專商之美更邁昔賢某夙荷洪鈞阻趨崇仞依歸逾切頌嘆奚窮

賀丞相生日劄子

伏以傳說之用若霖雨方宏濟於邦圖吉甫之作如清風式顯揚於相業共值生申之旦猥陳頌魯之章恭惟某官緼藉真儒規模良弼識三才之奥謀周萬物之幾要蓋天為生賢首贊重熈之運而陽常居夏載臨初度之辰瑞色齊於泰階歡聲徧於寰宇人若存即去之五百歲聖賢已契於心傳王曰公其以予萬億年君相共綏於眉壽

謝洪相寄先正忠宣公集劄子

伏以新緘特貺先集併貽披五朵郇公之雲擁萬丈杜陵之色三復而誦十襲以藏恭惟某官間世傑才興邦卓識悼賢父蚤持於使節忠本朝久厄於北庭周大夫過故都而徬徨嘗激黍離之作漢太史次舊聞而流涕迺紬石室之傳某茲捧成編猶獲至寶在則有神物而護既歆夢得之詩光則與日月而爭尤慕屈原之賦

被召謝丞相劄子

猥領將輸茂著涓塵之效誤膺𠬃召悉繇陶治之私即奔命於道塗預貢誠於竿牘伏念某觀風七澤閱歲再期匪才既賴於帡幪苟禄遂逃於沙汰自陳滿秩妄祈巖廟之憐豈意異恩遽被鋒車之趣危衷倍激大造安酬此盖伏遇某官一代真儒兩朝元老獨兼三公之事方懋經綸下遂萬物之宜咸資块圠有如疎遬未忍棄捐望泰階之六符即容趨進播洪鈞之一氣尚兾曲成

賀漕使被召劄子

伏審鋒車外趨黼扆前咨盍方佇於對揚豈尚容於控避恭惟歡慶其受知特厚贊喜尤深側聽除音繼馳賀牘

賀漕使新命并子及第劄子

伏審旒扆宸廷將輸鄉部搢紳聳動原隰增光恭惟某官典刑老成禮樂先進莅官五紀凜不變於寒松訓子一經薦髙攀於月桂夙垂睿想特畀漕權某晚出鄉邦猥居臺幕望塵脩敬即迎大使之車灑翰投誠預貢小

夫之牘

賀人召試入館劄子

伏審射策北門衆驚髙妙校文東觀初躡清華瑰望日隆輿情風靡伏惟歡慶其受知最厚贊喜殊深誦歎徒勤拙詘難盡

賀人召試入館劄子

伏審射策北門紬書東觀天將大任道可前知恭惟其官藴藉淳深規摹宏遠鳳千仞而翔下馬萬古而洗空摛

宋艷薰班香兼収於衆作短劉牆劇賈壘連中於兩科蔚有令名播於昭代果自容臺之列音同冊府之遊集賢如堵牆嚮共驚於摛藻翰林過華蓋佇獨妙於演綸夫豈私期是為公望某愚雖自守老亦何堪引方丈之船已回於渤海登天台之陸庶望於蓬萊

疊幅劄子

與安撫劄子

伏以冬序凝寒恭惟某官鎮撫豈暇神明協相台候動

止萬福其遠託恩庇末由叅覲伏冀為國自重

其違去旌幢於兹累年情傾瞻仰無物以一行作吏救過不暇追數初心每用慨嘆何當躬詣帳下盡布此懷臨書重增悵望

其昔嵗病卧山中伏惟登壇受鉞之寵扶憊占辭因一曳兵為慶迄今不返其浮沈殆不可保比遣使臣護綱至鄂渚再上記頗詳悉伏計已塵臺幾感念恩義有不能忘者不在書疏之疎密耳尚幸孚照

其偶以宣威之檄分校特奏名進士於成都用四十日始得歸中途下拜因永康所賜臺翰跪坐以讀恩意慈祥寒屋為煖薄暮就道傍僧舍取火作記未謝萬一益深感愧之至

其資中方報代已蒙朝廷記録繼下沈黎之命顧何以得此不敢忘所有也重增感愧然其衰病益侵行挂衣冠神武門下與草木同腐矣平生相知如公無幾輒布苦懷臨書凄斷

臺眷上下均慶東蜀有役顧受令

與安撫劄子

伏以春序漸暄恭惟某官坐鎮豐暇神明協相臺候萬福某遠託恩庇末由參覲伏覬為國以道自重不審寢興比復何如均逸名藩上下眷佇朝夕不忘行膺褒詔榮歸禁林尚祈珍嗇以副大夫士之望幸甚

某以遣奴累歸墓舍止留一影東裝待成公私紛冗不暇亦聞吾丈目疾未平不敢以牋記壓觀覽區區懷仰

惟日月爭劇無從詰帳下臨書但有馳向
其不肖獲待罪士卿踰年惡則有之善不聞也行以理
去仰佩保全窮塗晚節之恩大不可言輒具啟伸謝伏
幸臺照

大安撫丞相劄子

伏以時維季夏熾以景炎恭惟其官鎮撫春容黃堂靖
謐神示左右均候動止萬福某三沐三薰謹裁尺訥仰
干典籖伏乞鈞察

其謹時中候巳具甲幘拜手敬詗邇日鈞用之祥仰惟
浩然之氣上際下蟠靈府虛明百嘉來舍庚暑正隆敢
乞居天運增毖寢羞仰符九重眷注之隆俯徇四海具
瞻之望
某官以宗工鉅儒經綸素業贊襄黼扆勤勞王家弼成
至治宸眷益隆暫兹均逸候藩化行俗美列城如在和
氣中元元叩首抑何幸與苐恐紫詔促歸朝夕左右以
康濟天下非一邦獨私大惠蒼生實延頸以俟

其踈逖庸微邈在下僚仰視大府潭潭何啻雲壤昨者不自量分僭貢干牘玷免輿隷之聽逮茲復拜緘封盖以懷感德誼殫布悃愊不敢自後冒犯之愆仰覬原貸

上安撫樞密劄子

伏以孟秋謹月敬惟某官偃藩優暇列城晏肅盖載薦休鈞候動止萬福某備員度支仰承樾蔭尚稽瞻拜履約謹是柔訥申塵記府伏乞鈞察

申候茵鼎之儀恪布左方邇日不審鈞候何似諒惟玉

節光華號令整暇神之聽之福祉駢集更蘄迭調視履宣節雨暘仰符當宁倚注之隆俯循四海具瞻之切其官負間世之才茂經邦之畧望隆王佐名冠時髦用能賦政樞庭納忠文陛暫輟清禁卧鎮全閩雖總列郡而承教條恐惠一方而遺天下佇膺召節入拜制麻式符虛左之求永播處中之譽愚非諛貢允屬師言

逖遠鈞儀薦更晦朔雖依歸慕仰之心靡日不在屏恩而恪遵教戒勉守微職恨無可假以造府庭惟幸日竊

二天之覆苟逭曠瘝歛載於荷實無異親侍熒席也毫
椿縷縷莫罄毕悰

上總領劄子

伏以露往霜來恭惟其官坐鎮賦輿四道蒙惠神明所
佑臺候動止萬福某奉記候諸侍吏
迺日不審臺用何似天地以肅道路無復埃氛按節徐
行當無甚勞況君子體備四時之和豈畏偃薄也其如
養性怡神亦不可忽不勝拳拳之請

節下周旋於行都英俊之林久矣今之登廟堂者皆其等夷豈容一時名流尚在外服想皆懐相高標日佇還期也

當今九德之朝正須通儒博洽者居之豈謂兩煩持節以臨輓輸煩劇之地議者皆不滿也殆是未知通儒無所不可耳國家大用者試之必詳公其自此翶翔要路也他日要獲知其名言

平日企德懐風常恨集處不諧今幸同部而又不可時

至弭節之臺固以悵悵自聞畫省當寓益昌相望彌遠豈勝悵然尚冀音介時來慰望懷神無極

上憲使劄子

伏以潤夏謹月恭惟某官繡斧載臨憲綱清肅列城風聳神示贊襄臺候動止萬福某竊食無補仰承蔭𣗥末由參侍謹具劄目申塵典記伏冀臺察

候問月儀恪載前幅未審邇辰臺候復奚若緬維禮樂光華平反有相戩穀之來川至雲委伏暑正熾敢祝勉

承眷渥厚銜袵褰行膺顯拜垂慰畢悰之願
恭審某官榮拜宸恩肅將使指涓日之剛肇開臺府伏
惟驩慶某以官箴有守阻趨崇仭輒藉毫楮以伸祗賀
之誠伏惟臺慈曲垂矜亮
某官負間世之才茂經邦之畧飛聲騰實久結主知暫
屈外臺祥刑之寄登攬方初峻褒崇秩眷倚有加兹可
槩卜區區闒陬詎能久淹一歲九遷此其首途也詠誦之
深實非私意

庸繆竊邑伏承軺車按臨迎遏道左恐陳芒負道德寛宏海涵淵蓄非惟曠敗之責猥辱少逭從容延接非所宜蒙感悚之私交積方寸俯伏陳露莫究欲言

其踈遠下吏瞻望臺躔有雲霄之邈㑹緣竊粟叨屬部封玉節鼎來幸侍熒煌之座違去戀慕神爽飛越所賴託庇二天之下尸官鹿鹿必蒙終始貸宥其雖天資不穎亦當加磨厲祈効補報萬一皎皎此誠仰冀臺察其不避冒凟之罪僭申臺閤德聚安問伏惟履兹庚伏

尊幼駢介麗鴻之祉屬邑豈無可驅策事件拱聽要束

某傾禱之至

上憲使劄子

伏以秋用仲琯恭惟某官黼斧光華臺綱清謐神示贊

襄臺候動止萬福某承乏之下邑仰承蔭樾未由詹侍謹

具劄目塵溷記史伏乞臺察

偵候威嚴具如右削未審比辰臺候復奚似仰惟玉節

所臨吏民畏戴神之聽之來介繁祉更乞上體眷隆𢬵

毓神覲晉應柄用慰天下朝夕之望

某官踐履醇粹度越當今學問宏深追配前古坐於廟朝致君澤民盖將不動聲色外臺祥刑之寄雖曰全閩涵泳仁惠恐重一方而遺天下簡注已久佇聆環召鼎來入拜制麻垂副公論疏遠無似拜遬臺光薦更晦朔日竊洪蔭叨守微職瞻望太府邈在雲漢自顧分守有等不敢頻貢柔函上涜威重惟依歸仰慕之心無日少替伏惟薫慈曲垂照卹

某屬邑下吏猥有驅策峻行約束貶損道德謙墜臺翰非所宜蒙拜賜之寵感怍不容於心區區毫楮莫究謝臆

上太守劄子

某蹭蹬之迹竄伏田畝殆二十年而得竊食蓬山驅馳之官未及弛擔已被黜逐自是益知賦分蹇薄誓入深山與田夫野人雜處以待老死通者又蒙諸公憐念俾承乏邊壘恩德甚大然某幽栖之志已成伏臘之計已

足諸公憐卹之恩反為山林曠寂之擾矣到官便丐祠禄計不出初秋必遂解紱以去未即詹奉實勤向仰惟幾為時調節茵鼎以係四海顒顒之望

仰惟臺座從容禁近忠言嘉謨所以裨益宗社大計無愧前哲凡所論奏搢紳傳誦其雖在山林頗聞一二竊為吾黨賀矣蜀西南奥壤人材生於其間章章見於竹帛者世不乏人而臺座仁義積蓄於中猷為著見於外以是進退誠可以繼前人之雅踐為後學之賢規此其

所以欣躍而贊誦者也伏承涓吉褰帷已諧開府伏審即日為況無不佳勝臺座以隆重之望侍從之貴俯臨鄉郡想見一笑一嚬無非豈弟之澤未召還間或上章丐閒優游林野以須旌車之召以全出處之節在臺座可謂綽綽有餘地矣其豈勝歎慕之情

某往者備員萬州南蒲縣令臺座還自東南天與厚幸邂逅獲識英表自此夤緣雅辱眷照殆三十年矣杜門窮居人事廢絕所以聲聞姓名不至記史巳深愧負至

於臺座入踐華貴聲光輝赫其猶不敢以尺牘溷涜者實以臺座知識布滿海內蜀之朋從親舊比比皆是孰不仰下風而望餘澤者某一意田畝無所希求不敢復自贊其困窮與諸人雜陳於聽覽重為煩溷仰惟高明必能深賜體照

上王帥劄子

某竄伏草茅於臺座初無一日之雅猥以虛疎過蒙知遇茲者千里趨瞻若無一言備芻蕘之詢殆非門下所

以深知之意其竊見臺座決遣兵民之務明敏如神初不妨燕閒無廢嘯歌惟盛德謙尊凡應接賓客待遇僚吏過為委曲優游款禮由是政事之際畧無閑閤清暇之隙夫用約則心静心静則神生然後慮遠而見微且全蜀大討甲兵財用雖非全寄於臺座而保固根本彌縫間隙使主財用者有所賦取主甲兵者有所仰給如主饋客如母乳子則所係左右座者亦既甚重而其間事機有藏於冥冥非但耳目之所常接朝夕之所常行者

便爲保蜀之樞要也惟備常禮以隆安隙使禮簡而親情委細務以屬賓僚使體大而綱舉然後以静制動而常静以安圖危而常安易之繫辭有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古之聖賢立事建功悉本諸此伏惟少賜留神幸甚

上太師詩文劄子

某具申稟目恭想巳徹鈞几華年災厄瀕於死所遇病悸少定向能用意翰墨事與其藉手以見古人豈如獻之師席亦足以知名人雖廢而學不敢廢庶幾無負平

生教載奬與之思有詩文各一通謹致帳下其干冐鈞嚴無任震懼之至

上大觀文詩文劄子

某先申稟目伏想巳闗記室之下某病悸呻吟中獨未廢筆硯輙以詩文一通塵汙鈞几大政之下一賜覽觀尚以為可教則某不但用藉手見古人矣無任愧懼依歸之誠

畫一稟目

上都運咨目

劉夷叔

一秋氣澄清不審某官即日何似

一某仰惟恩府恭儉之資清和之氣神明所加為福星照臨分野戩穀之相不待禱而來矣

一某違去左右倐經九夏雖山河脩阻而眷戀門牆之篤夢寐以之

一頃者恩府初度之月某嘗申祝延之意發為歌頌馳介以贄敬恭謙抑過自貶損不見收納區區無能自通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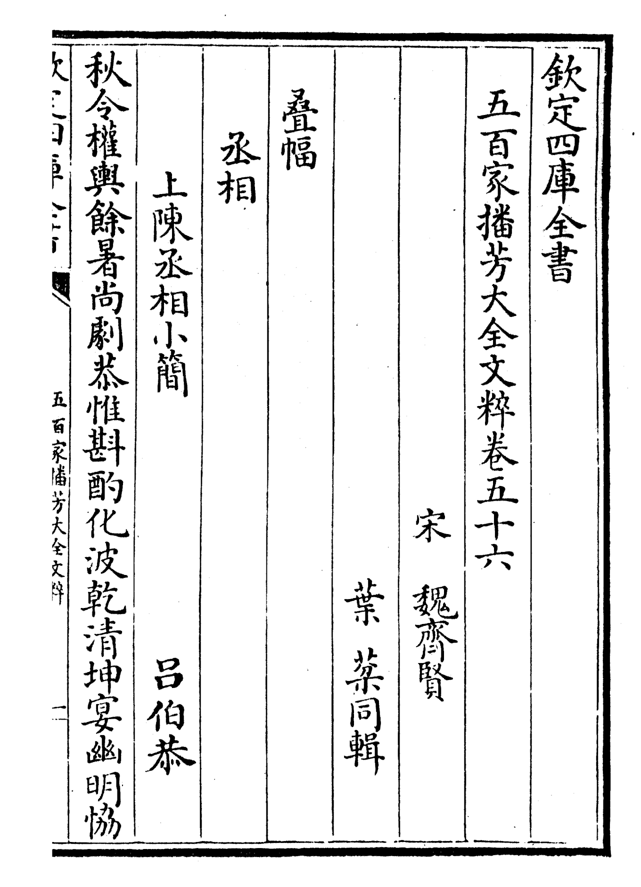
之既隕無以為喻

一某羈窮流離之迹固常陳於執事者之聽不待申說而見近者劉掾之歸首言先生所以要慰調護之意甚悉先生於人舊而日深士是以附某嘗論之士大夫間以為寛鄙敦薄端在乎此今誠不敢自為幸請為門下之士賀之

一僭易有說南平之次正有二年一日罷此如魚脫網是時必將赴訴門下仰干調護然而重見煩瀆又須少

勞神觀誠蒙門下終始憂恤顧令見安於此稍近闕赴
官之日其為恩紀當有可報麋捐以之
一仰惟盛德方興閨門長幼宜均備福
一區區敢乞驅策一一以見報効之意
一某未祭侍間仰乞為國為民善自保重以須大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五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六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疊幅

丞相

上陳丞相小簡

呂伯恭

秋令權輿餘暑尚劇恭惟斟酌化波乾清坤宴幽明協

贊鈞候動止萬福某謹勒狀仰承記府
申詗寒温之儀已布右方邇日不審鈞用何似恭惟浩
然之氣上際下蟠靈府虛明百家來舍更祈燮調視履
宣節雨暘仰符當宁倚注之隆俯徇四海依歸之望
某蕞爾之蹤屏伏閭巷與昆蟲草木共遊坯治之中涵
泳太和為日久矣具瞻之地禮絶百僚分有常尊賤不
可瀆士有常守進不可輕用是不肖之名姓無由自達
于典籤曠宇碩量細大并容草芥之微當在原貸

成均置屬本待名儒推澤之餘下及孱陋怵然內顧業荒學淺且無一日之雅於門下果何以得此意者大均播物不間遠邇推㧞十得五之義故雖頑鈍猶在甄奬深惟至公之舉本非私德而犬馬蛇雀導詠之言亦非豢學所當施于人君子也惟當憐親師友砥礪講習不辱于官無爲代筆之羞而已拳拳之誠有如皎日某尺牘以貢謝悃訪諸典彛厥有固常用敢忘其蕪纇致之几格尚覬鈞慈俯加采覽

某一介疏遠不敢僭布鈞閤之問若請謁令於黄扉又適重不韙之罪俯伏陳露尚祈鈞察

上丞相小簡　汪彦章

秋高氣爽伏惟入侍幃幄闗决政機六氣順迎百福陰相某秪役遠方仰戴恩地未有趨拜堦戺之期下情無任瞻戀伏乞以時調䕶寢興起為宗社無疆之福

某向緣屬吏獲走左右寒鄉賤士平昔之望曷嘗及此至榮至幸惟圖朝夕望塵以叙謦欬無何得罪深重奔

走漂零引領崇墉坐成霄壤輾轉淮淅俯仰半年雖啣恩戀德之誠無食息暫置其如身縶罪籍不敢輒拜起居以故姓名追今方徹門下而言語拙訥所以控瀝肺肝者又極于如此伏乞鈞慈俯賜矜察

恭以其官勳業福禄之盛度越古今自生民以來未有其比此固能言之士為天下後世道也然其以為此特古今之細事惟身作太平之基壽考百年則民有十年之澤壽考千年則民有無窮之澤由是言之天下頌詠

之情果何時而已哉不知當時崧高之頌申伯閟宫之頌魯公果能如是否方今搢紳蒙德賜以為適然耳當知數百歳之後悵然企慕者甚崧高閟宫之詩也况蒙收錄預門下諸生之列其欣何如哉

恭以某官學貫九流身兼數器膺人主非常之寄極搢紳甚盛之選四方喁喁倚俟柄用久矣伏計匪朝伊夕

顯册一頌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盛事赫然追古某以孤生猥被知獎其為傾禱倍百他人某學術迂淺自揣

甚明緣出入門墻以來實不敢以片言妄干進取昨
者蒙恩權置東省修道史皆某官特達之知假以恩地
其本心何嘗及此而言者遽以搆追之罪上聞實為非
意今謫佐偏州於某以為僥冒然某蒙知遇本以薄技
進身若緣口舌得官雖至駑賤實深恥之今傳播四方
長陷浮薄終身何以自明伏乞鈞慈特與昭雪
某昨者旅蒙某官驟賜收録既修道史復還東省自為
託迹宇下不啻泰山之安亦圖身迹疵賤反累恩地一

朝倉卒禍出非意若非鴻造察其非辜假以仕祿則一家為壑中之瘠久矣每一思之不知涕之横集也故到官以來朝夕惴恐莫知所以圖報惟有恪守官箴勤於簿領庶不玷門下之知伏紙西向不勝拳拳

恭以聖上叅萬世之紀成一代之史命師臣儒宗董領其事其所辟置皆當時之選其頃以末學猥預甄收可謂不世之遇才幸朝夕執筆左右庶幾綴名篇末垂示無窮亡何事有大謬不然若今而思之恍若夢寐窮薄

所致夫復何言倘執事憫其無辜以前日嘗被使令特加採録只作在今宫觀名目毋陪英俊叅侍硯席瞑目無恨矣伏乞鈞慈特賜留聽

某寒邸晩出無異能解自束髮志讀書屬文及登門墻屢蒙採録益不敢怠方今朝廷極治之時人孰不願操觚執簡以紀休烈如某荒拙辱奬成之久亦豈多愧流輩伏乞鈞慈早賜收録無使白首槁死與異時諸子同不遇之歎幸甚

某近者竊觀邸吏報宣德樓成寵賚輔臣恩數絶異輝映今古雖周公營洛不過是也某不揆輒撰宣德樓賦鋪張一時之盛擬繕寫投進又以左隔遠方不經目睹恐述作未盡倘因宰叙許過都一至其下畢區區之志死不恨矣伏乞鈞慈特賜矜察

上丞相小簡　　毛伯頴

夏序敷榮景物清潤恭惟丹青神化為國棟梁勛績之際增光日月神所贊襄鈞候動止萬福謹具啟參候下

執事

伏以聖主憂勤緝熙紹開統業某官弼亮帝室格于皇天折衝綏遠之謀能使獯獫革心海隅清宴詩書簡冊之意無與比倫仰冀為棟隆咼飪之重保練冲氣光輔丕基下情無任傾頌

伏以方内乂安邊隅不聳軌迹夷傷庶尹允諧某官鈞調爕理之功萬世永賴某厎孱樸速無所短長備員郡吏夙夜俯仰大化畏法遵繩無由操篲整襟奔走於光

範箸裾之末無任景慕

某才質朽下墊蹟卑冗駁於遠近之繩墨辱在某官坏
陶甄匀之整襟濯纓沉浸醲郁夙興夜寐未抵譴訶豈
不知幸是為恪恭分守不敢時具竿牘冐昧省鑒恭惟
大公樂育之度洞賜矜察

某頃常具不腆牋牘冐昧典記譬夫挈蘇擀缶巴人下
里唐突清朝之奏率邇犯分何所逃罪某官方以大賢
全德嘉善矜愚雖涓微塵壒下才末技不賜剪棄特

垂酬答使得光華部室拳拳服膺以自砥礪於寵綏之

盛幸甚矣蜀萬里江湖悠末陳謝迂緩伏深慙罪

備員州縣亦既二年有半雖稱大郡然軍源兵賦百孔

千瘡之後土壤境堉民俗褊儉囂訟盤互號為難治孱

懦書生無綱絡張設之巧攻苦食淡鞠躬履方粗能日

恪詔條未抵瘝曠伏惟大鈞坱圠函容覆護之德何以

上酧

其政和二年塵忝名第沉淪州縣粗知奉法循理震動

恪恭紬繹於摩研編削之業建炎中誤蒙朝廷收召遴蹟文館遭淮甸之亂垂翅北歸仰賴清朝樂育之仁三剖竹符年華荏苒舊殖將落伏遇某官以道德文章輔弼明主論道經邦之暇尤加意於長育人才是敢不因介紹不以未見顔色為歉飾固陋之説自通於下執事倘蒙一賜觀採予而進之使遐陬裔壤枯槁沉溺之士聞風而作鼓舞於執事之功業幸甚

賀劉丞相小簡

汪彦章

庚伏在辰伏惟秉執事樞均福中外陰有神明來護興寢某屏迹里閭無緣俯伏軒墀瞻望履舄下情依戀以日為歲仰乞珍愛節宣工佐休明為宗社無疆之慶

某比者專差人上狀伏計已經鈞覽退惟微賤不敢聲具起居取瀆尊之罪仰惟厚恩未賜誅絶茲者鈞冶一新中外呼舞雖小大賤隷皆得與觀班庭盛禮蒙恩地之久乃獨阻絶一隅無緣俯伏後壓伸惓惓萬一北望台躔精爽飛越

某茲者伏審肆頒顯冊登用大賢居上相之尊兼一品之貴華夷民物㞐賴惟均恭惟某官以道德為儒宗以公忠持國是茲雖未授魁柄凡所建明無不卓然上當帝意故體貌日隆至於絶等人倫以為他日居太平任職相者非公而誰是以詔音一出和氣隨生蓋物望所歸不謀而合方將觀設施之盛與天壤俱新不知伊尹周公並駕爭馳孰為先後也屬衣制不敢具啟稱賀讀書與人之頌如此伏乞鈞慈特賜矜察

某窮悴山居罪釁深崇謂先狗馬塡溝壑決矣今者大賢當國至仁所被雖跡遠微賤之夫猶恐或失其所況趨走門闌之久受知不後衆人竊計奄然殘息必不大至凜零孥家慰幸免奉大事以盡犬馬之誠如未隕越間尚期一望赤舄作為崧高烝民之詩稱頌元勲盛德未為晚也

謝秦丞相小簡　　馮當可

調元秉鈞道洽覆載天眷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即蒙

生息大造之恩謹冒昧具狀上瀆仰惟天稟粹全涵養充實神明所蘊妙參元化益祈與聖賢千載一時之遇保思康寧以副天人之所屬望伏以某官道協天人德流夷夏仁義之澤薰為至和而山川鬼神莫不清寧徽而鳥獸草木咸遂生植蓋干戈紛擾之日未遠皆天下所未見以古準今則太平之象可得而言矣某廢黜有年荷鋤扶犁從事田畝日與山夫谷老休息至化時和歲豐物無疵癘故得不填溝壑以迄於今蒙被更生之恩

由是讚論功德出其誠悃不自以為諛伏望恕察

仰惟某官盛德大業高出前古天下士大夫蓋嘗探求其所以至而莫得其端倪但見端坐廟堂酬酢萬機以物處物各當其方退而燕私絶聲色貨利之欲薫香靜坐翫味簡素如山澤癯儒是若可得而聞者以能超古人之萬萬至於道心精微與天地同功其所感召有非人力所能致者則非庸常可得而測是故當求三代與周化無閒矣孔子弟子智如其師靈山之徒讚誦佛

祖某叨蒙大恩輙陳識者之意以見歸依之心竊以宮祠之典允謂優恩或年德俱高宜優其晚節或賢勞王事當錫以燕閒縱其甚寬寧及罪廢豈謂某營行孔孟之恕寶老氏之慈一視同仁無間遠近雖如某罪累湮沒之久披拭湔洗之恩振其零丁亦叨此數拜命之日質之天地訖之神明誓持啣戴之恩盡於糜捐輙有啟事叙此悃愊顧其朴謭之詞安能寫心
歲事戊午蒙被君恩獲至闕廷瞻望闕嚴崇之尊自此

忝叨郡符遂遠忝階繼以迂愚貽譴司察由是絕於造化生成之門姓名不登於記史蓋十有三年矣其於鈞衡之重可謂至跡至遠仰惟某官廓如天地以厚德深仁芻狗萬物收兹微賤跡遠並蒙大恩振其廢墜之蹤錫爾優閑之祿僥倖所期不謂至此雖至道善貸漠然無心而微物受成如蒙私德欲伸銜荷莫知所云

爰自束髮以來粗親紙筆積日滋久入其流中年公家罷私門釁櫻拂心志舊業荒跡然虛華之氣以憂患而

盡銷盈虛之原由履歷以自見於是粗窺六經張弛之用窺見聖賢心術之藴每恨以百揩累心未遑究業及今仰蒙大恩賜以無事之禄杜門歸却優游卒歳㨗當研精極思深伏長引薰此心香仰酬造化如其不至猶是用心卒以自陳伏紙戰汗

惟蜀不罹兵革民物全盛自近以來年穀屢登今歳又隨大稔遐邇之俗薰陶大化鼓腹擊壤歌詠昇平仰惟生成休戚鈞慮所存故敢以耳目之所見聞之於下執

事僭率之罪莫知所逃

賀丞相生日小簡　　　　孫太冲

杪冬協序歳律將新恭惟某官雍容廊廟熈載惠疇天佑神扶鈞履起居萬福某代匱邊隅仰承蔭樾末由瞻望鈞辭謹具禀詞申候崗嵎

仰詞典書已列右牘邇來未審鈞履何如欽想異宣盛美上應天心戩穀川增百祥來合春陽將届氣令正寒敢祝勉爲基圖葆寧德宇以慰寰海黔黎之望

歲功將就氣節皆周留一候以示無窮存五蓂而全大數天於此時誕毓真儒昂角匿犀骨瑩皓玉實苞靈曜之紀稟山岳之睟宜其出應昌期輔隆聖緒中興茂烈專美於今禄位之崇壽祺之永固自有昊天默相非蠡測管見所能知其極也

某官粱楹重器金璧高標雅性内融英華外發故能依光日月感會風雲勲紀旂常名書竹帛輔太平之至治迓滋至之宏休荷眷益隆竭忠彌著既當伊周之事業

宜膺彭喬之年齡輿論所同愚情靡佞
恭以夢熊穀旦照社剛辰縉紳士民萬口咸詠莫不以
椿歲八千賡成壽考仰祝遐齡蓋由盛德洪恩漸洽四
海無一夫不被其賜則揄揚感戴有不約而同者某素
荷陶鎔尤深禱祝限拘官次不獲躬造府門廁迹稱觴
之列輙以星香末禮及斐文祝疏專人賫納鈞廡以表
區區之誠仰乞寬仁特賜鑒亮
比因亞歲令辰嘗僭具竿牘前玷鈞嚴想已獲塵記史

今茲恭遇誕慶之日不量疵賤又以緘封輕瀆尊威極深戰悚伏覬鈞慈憫其勤劬而恕其率爾不勝至幸某迂鈍之資仰蒙挺植得以效能小壘已過瓜期夙宵勉勵幸免曠瘝舉錯飽温寔由洪造誓當益罄駑情以期報塞更祈包舉提奬俾永安於薄分傾依感刻交積畀悰

賀丞相生日小簡　趙莊叔

成歲受春恭惟天棐正人道尊德隆鈞候動止萬福某

被受大庇方達墻仞敢祈嚴護威重永綏斯文其下情

真禱

僭候鈞崇粗謹公牘矣春律初回天地始交裁成輔相

眷倚上宰仰惟以道消息戩穀畢臻更祈倍萬節宣順

舍太和以輔九重仰成重慰四海百世具瞻無窮之願

恭惟皇上纘服聖德配天天寶祚之卜世千億則有光

明碩大萬人之英應時而來勴相我國家昔武丁中興

帝賚良弼宣王中興嶽降申甫此豈偶然哉無疆惟休

豈特一時賴之某疎賤率爾妄議上及天人君相之際
盖師友宿之共論以為如此非某所私臆也
恭惟某官受天地之間氣出佐興運曉然見秦漢以
來歷世之士陷溺末習隨宜補闕僅立一代之治實始
慨然收拾堯舜三代周孔之遺文盡發其秘赳是道於
千載禮樂廢絕之後神功妙用無處不到大位天地小
育萬物聖天子知是其出於一也傑閣大書以表中興
天下皆得而測之曰君臣之際盖如此豈非真儒治效

之極致聖宋無窮之盛烈也某敢誦言之
某讀書竊嘗妄議以為人莫大於有我莫大於有物有
我之至至無物孔子孟子之身相魯為齊卿當時視之
若一旅人然何則有我之至也伏惟某官有大勲勞于
天下皇上念無以致報備物典册窮極尊榮可謂盡天
下之富貴矣而燕居之室左圖書而右文史介然端坐
奉養枯槁如高僧逸士人之以言語自達有無間精粗
靡不流覽隆暑祁寒忽倦忘疲如布衣儒生然則兩儀

閭復有何物可以慼我者非孟子所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動莊周所謂焚大澤流江海破山震海之風雷所不能變者哉擴而充之是為大丈夫歛而融則為博大真人某不自虞僭議光明無所逃其罪

某草茅微賤讀書應舉其實為貧也當聖王勵精庶政某官器使羣材之日得以文墨徼名于上冒罷不避退有愧懼繼得再到東閣道所以幸敢圖賜之從容如大賔容擇地除官滿適其意且以為純白可教教以有

吏某雖愚無知聞某公先生之言亦竊自奮厲以口語心惟忠惟孝惟恭惟謹庶幾萬一不負嚴訓區區感激不覺露布惟先生撫綏之

仰惟上帝篤生大賢以休息我國家元元十餘年來薄海內外父子兄弟得保天性禾麻菽麥各遂生理投我木依桃瓊瑤報之人情古今一也矧億萬生靈舉入壽域此何從來哉是則無以報矣獨可無以致其誠乎茲者嶽降之辰竊爲炷香薰心瞻南極之星誦千載之章

而虞頌者無間貴賤人也羣情如一上帝臨之

竊惟盛德無私施及萬物天下樂推而頌焉者結於情而感於中也某蒙生成及兹愈豐矣既不能親舉壽觴竊不自揆綴為律詩十篇引領鈞屏再拜以獻顧以一德格天福及萬方眉壽不害與宋無極豈待人言哉然其中有不能自已者如前之云斐然而成突然而至不自知其言之陋也惟大仁人寛之某懇圖前去交割職事身在鈞籍之下有命其敢不承惟某官所以命

上丞相宮使小簡　　王元長

某一介之賤輒犯威嚴僭易問起居狀下情悚慴暑氣益隆恭惟琳館晏閒神右賢業鈞候動止萬福某仰藉大庇塊處田野萬想滅矣獨於門墻未忍一日忘也謹勒參候

竊以相公自去秋辭機務之重從祠館之佚高標雅望超世絶俗仰惟襟宇日益冲澹更覬慎寒暑之正適興居之節妙理和俔以篤相府盛大之慶以副生靈之望

某仲春走介寓咫尺之書塵凂記室日俟僭率之罪比其歸也伏蒙賜布帛之温言寵桑榆之暮景雖王公大人譔尊而光顧豈踈遠疪賤所宜蒙哉伏讀悚然以滎為懼

某得請以歸深居窮僻未甞與士大夫接其於時事可謂耳無聞目無見出入阡陌唯見田父野老佇裒依還廟堂致中興之事業以幸天下獨未知天意如何耳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心盖天意也鋒車之召其在旦暮區

區之私尤所跂望

某居閒徼祿不足以餬口豚蹄之祝蓋唯望歲而已久雨不止下田皆墮渺懷見者有塡壑之憂連亘數郡如此正恐亦軫九重之慮也

上丞相小簡　　晁子西

璇穹周廻協氣充塞恭惟坐于廟堂兼運樞極王室倚賴神明並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敬奉簡代其身賀於堂上

邇辰不審鈞用何如聖賢相逢坐建中和之極當此淑節更覺協氣周流伏惟充粹集於神衿起居超勝其在方内拳拳之情更乞盡消息理永享三壽之祉伏聞丞相之印明天子久未有所付海内延頸日佇顯冊之頒蓋踰年於此矣屬者恭審詔自中出告于大廷卿大夫則相賀于朝士庶人則相賀于家乃知明天子必待其知之深而後用之富公韓公之登庸直如此耳某在遠不得從百執事詣光範門敢致一牋於衮衣之前伏乞

鈞寛
某名迹冗微不敢以書通於明公大臣而獨喜見東南
來者從之閒明公大臣之賢東南來者皆亹亹談相
公頃在天官時吏不敢為姦而士大夫恃為津梁已有
廊廟之望矣今某與遠方之人自聞名還揆路遂執鈞
衡無不欣欣相告中外幸甚幸甚
某少經憂患異於他人重以才具迂踈不任當世驅使
以此實無宦情顧出仕垂三十年無田廬可歸為貧所

驅矻矻州縣間但知自治而已不自意猥蒙朝廷遽從
支郡擢付一道而巴蜀之俗喜為朋比以澗落不事事
為賢某效之則違其本性且負朝廷欲不效之雖民則
喜矣其如官吏不恱者衆朝夕皇皇不知所圖輙敢布
之伏乞鈞察

上丞相小簡　　汪彦章

初秋氣爽伏惟經體賛元均福中外隂有神明來護興
寢某衘恤里居未有俯伏階陀之期下情伏深瞻仰敢

乞惠令節宣上象眷倚為宗社無疆之慶

伏自違去恩地旬歲有餘雖日與陶冶諸生蒙被膏澤荷戴不貲其如身迹庇賤曾不薰沐俯狀仰布此誠慈者大賢登用海内同慶伏以區區犬馬之報越在遐方無緣陪士大夫班庭之末瞻望台閣精爽飛越

恭惟某官以天與竣明之才加之聖人淵懿之學為盛時而出必當大有施為利澤天下故方朝廷輔相之典一新首膺柄任中外呼舞以數千百年太平之期適

當今日雖至愚不肖者亦將得其分願顧非木石豈無此情緣依制不敢具啟稱頌

某至愚極陋晚預簪纓之列奔走布領乃分之宜不圖先生過聽擢於衆人之中付以學校之選退惟倖冒已無可報稱之理至於為親之故周旋曲折動皆如欲雖使自為之謀不過如此罪逆顛隮受賜不終然在荒迷中未嘗一日少忘感戴惟當膚自脩飾或未隕滅尚期少效區區上答生成悚息悚息

其禍患漂零屏居饒之德興雖聞大賢當國田野無知之民交口相慶緣地遠不克即布區區之誠伏惟鈞慈
特賜憐察
伏覩顯冊之頒曾未更時人心所悅和氣隨生風雨協期倉箱萬計雖纍然俟填溝壑亦如未至失所以此感
戴厚恩尤倍倫比

上虞丞相小簡　晁子西

比日時有清和意不省中台之光所照山川氣序何如

伏惟赤舃燕居倍膺充粹加以神明協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守地不得詣行馬之前乞為天下未究之功盡消息以須璽名

伏聞衮衣西歸凡鄉黨之士與嘗從賓客之遊者無不迎於道路候於里門而某平日受两世之知最厚顧獨不得前豈勝愧恨雖再上牋牘終不能紓下情分也伏惟悚仄

某敢問久慶衡軸乍還甲舍向來封殖之木皆已成陰

按行三徑景物增麗雖釋機務之勞比就閒暇固足以樂敢誦獨樂園之詩恐造物不我捨耳某敬傾耳以聽伏惟門下翹材之館固應日盛日富而平昔得之於硤內者惟某與李𨻶為耳𨻶為尤答颯不振甚為門墻羞近聞大為州將所苦且將就建極可念能為解其急者非歸窮於門下不可敢亟以請倘軫鈞懷徑從府庭遺一介致書於州縣將宜諭率爾申諭皇悚

上朱丞相小簡　　王望之

某僭易請問起居狀於記室不勝震恐以春寒色尚凛
即日伏惟總領百辟密贊萬機天人擁祐鈞候萬福某
杜門窮巷竊祿祠庭仰戴恩私誓不敢忘唯是無路進
侍下情某謹勒叅候
某蒙恩便私遂遠門墻翹思風馳情唯劇犬馬之戀即日
不審寢飯何似伏唯默運神心調和元氣動膺百順坐
致休祥氣候暄寒未齊敢祈上副倚毗下慰具瞻保合
太和為宗社無疆之福

竊惟相公以孔孟之道發維相業巖瞻聳然威名遠播紹復中原萬物吐氣蓋有日矣唯佇褒陞槐鼎與天下共慶

某晨謬叨冒政宜自竭而多病罷軟一毫亡補涯誠丐閑伏蒙鈞慈軫念寵以職名處之祠館華其老而濟其私皆均播也某非木石豈不知歸倘未填壑筋力可勉誓磨頂踵效蛇珠龜印之報神實臨之不敢誣也

某臨行兩詣朝堂府第竟不得望台光侍燕坐少叙區

區感激依戀之誠迨今負負未已也伏惟鈞慈恕察幸甚

賀丞相正小簡　文天貺

蒼精司候歲序肇端恭惟銓時論道天相忠勲鈞候與居萬福某備數偏城仰託恩覆尚遥瞻拜門墻謹脩守訥申𥙷典䇿

謹時申問之儀已列彝式東風解凍氣令尚寒不審鈞履奚如緼維弼亮一人布德行慶共格龎鴻之祉更乞

重為社稷生靈怡神養溉逢迎太和下副輿情之禱
元祚屆期三朔正始實上下交泰之辰品物咸亨之際
仰惟大忠碩亮輔行洪化德協日新高穹之所保佑綿
宇之所贊祈皆以君明臣良宜永膺於多福昌熾者艾
萬有千歲豈特詩人能為魯公頌哉門生下吏實亦賡
詠再三不知窮已傾依瞻禱倍越吏等恭以某官至
德邁倫全材拔萃勛業蓋天地姓名高日月求之往哲
非阿衡周公不可為比當歲律之更新諒眷懷之益厚

格天盛美奠枕休聲有識者莫不以時稱頌非區區私情敢獨形於紀述者也

竊惟古今道治政治歲阜民和囹圄屢空兵革不試典章制度焕然與三代同風塗歌巷舞共慶三代之丕平實自某官輔佐眞主履中興之運隆不拔之基感會天人宣明帝載以致其然某恪奉教條遵承德意獲與邊遠郡氓同被惠澤其為欣戴未易名言逖遠鈞儀荐更歲月雖駑蹇戀軒之情夙夜在念自惟名分有間

不敢頻貢柔函上瀆威重伏冀寛仁曲垂賜亮

某綿力薄材重蒙恩造之加假守邊圉已書一攷雖不敢務為矯異之事以拂人情而仰賴涵覆罷免恭欽昭布朝廷之德意致蠻獠向風編氓安堵使闔門百指溫飽自如實出生成之賜某誓將愈竭靡指盡瘁撫綏庶逃瘝曠以少酧陶治之私銘篆愚襟筆端莫究

某浮賤微踪累叨獎拔雖贊論帥幕無所取材而材以一麾尤為寵異自顧侥冒之深悉歸卵翼敢不御恩戴

德以圖龜鶴之報耿耿此心切祈洞鑒

某德懼僭越百拜申問鈞閤寶眷恭惟履此新序茂膺

戩穀

某皇恐武岡恐有驅委乞賜鈞目

賀丞相正小簡

孟陽紀候四序肇開恭惟祠庭多暇天相人瞻鈞履燕

興萬福某叅之偏城遠托鈞履尚阻趨侍謹具手訥申

候典籤

仰欣寢飫之儀祇載右楮不審邇日鈞候何如欽惟真

宇恬然天光内發休祥之至竊有相扶春令方新寒飈

尚勁更祈精保粹和復登槐鼎以副四方之望某官名

高今古功在社稷雖退休外服以道自娛而去就用舍

為國安危當知歲節更端陽德居内佇聞召還廊廟再

膺爰立以固珍圖式符輿論下情傾望尤為深切

元正啓祚品物俱榮伏惟盛德履之自天膺祐殊慶大

來福壽之延何有紀極稱觴祝永填益鈞門某以官箴

有守阻趨崇仭輙具短啓以申祇賀之誠仰止高山恨無羽翼

某才力凡下備數藩宣仰荷恩徳覆提两見新歳其為感幸未易名言更祈益賜推揚俾逭訶譴瞻依之悃仰冀鈞照

申問恩閫鈞眷伏惟中表共納純休國大夫人恭日有安問履兹新歳福莫駢增

賀丞相正小簡　　熊子復

龍杓甫輔鳳紀再頒恭惟明良相須隱顯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猥厯漕指第劇嚴聸恭裁勢牘之辭仰溷典籤之史
祇叙寒燠已掞彛儀欽伺夙霄用攄申禱惟真宰相之弼亮有神明之護持紫皇注心蒼生拭目茂臨新序薦納多祺
歲筦肇新物華萌動猥拘七聚方攬轡而服勤遡望三階阻捧觴而介壽仰鴻儒之揆道欽燕處之對時仁

風翔而發育無邊和氣薰而昇平有象採諸輿頌荐此
蕪詞
恭以丞相器逾鼎重材極棟隆盛德格天昔既有若
伊尹殊勲闢國今豈無如召公鈞樞彖兩世之傳膠漆
契千年之遇澤方霑於華夏績已榮於旂常何幸親逢
焉敢為佞
敬惟道德之門仁義之宇泒蹤一别元翔再更偶外絆
于輕軺茀遠輸于華翰屆履長之序肾脩賀壽之儀兹

復揆裁併膚鋪叙崇閎倚漢華實萃瀛肇逢萬寶之亨均逫百祥之集內宅百揆固有成模外慮四海豈無新約願承鈞諭勉竭鄙悰

上丞相冬小簡　熊子復

璿杓建子寳歷頒冬恭惟帝倚台衡神扶國棟鈞候起居萬福某猥靡使傳邈望宰廷輙裁狂簡之辭式序勤拳之意敬馳單介控仰典曹

敬頌啓處甫贊夷儀欽贊節宣肅中虔禱仰惟一相之揆道共培擁百靈之存正笏垂紳重茵列鼎上體九宸之眷下符四寓之瞻永贊珍圖益綏煩祉是誠真禱非敢過諛

景至測圭陽來浮琯洪鈞一氣已潛復於黄宫泰階六符正柄連於紫極某屬拘壓歎阻奉椒觴顧閟真宰之規摹益壯太平之氣象惟易明剛長之序是謂得時而詩存難老之章尚歌為壽熒煌甚邈悃愊奚殫

恭以丞相敦大有容直方無撓自膺帝簡巖巖早峻於
師瞻遠再秉國鈞挺挺益彰於祖烈當綜覈厲精之治
有彌縫藏用之功譽處益隆頌歎難極
拜遠階符侵尋日月仰高墻仞間阻山川每戴恩於巖
廊屢控忱于竿牘適届迎長之序虔脩展慶之儀聲雖
成文言莫盡意
竊以漕總七閩疆連二折起弛蹤之開散伏隆指之將
明深懼踈庸上辜臨遣惟賴憐憫之庇尚圖毫髮之裨

摇筆怔忪伏紙惶恖

鈞閫星辰之眷諒皆擁於休祥閩封山海之區恐尚煩於約束鄙心敬祝綿力願宣

賀丞相冬小簡　　熊子復

杓占朔易律兆陽回恭惟帝眷崇丘民瞻元老鈞候起居萬福某謬膺轉輗幸蔭帡幪瞻袞舄之未遑冀嵩䕃之加晉拳拳是禱翼翼奚殫

拜遠階符時既多閲仰高墻仭心弗少移比叨六轡之

來喜際五雲之近屬簿書之煩委惕日方縻如原隰之
阻修移風未果雖嘗裁於尺牘曾莫述於寸懷何當歘
侍熒煌歷陳悃愊引毫思謳伏紙神馳
伏值迎長之序合恭展慶之儀緣拘絆於允司阻贊持
於壽斝仰止台衡之重履茲陽律之新即還秉於國鈞
用益調於帝祉使萬彙沐太和之澤而千齡膺難老之
祥敢竭此誠敬為是禱
某誤由閒散起畀將明維此七閩介於百粵何幸使華

之軺傳乃依宰鉉之鄉關雖綿薄之亡堪尚芘存而得免顧恩輝之甚厚宜感鏤以奚窮

冬序凝嚴相闊遂覿迎蓬瀛之眷集蒙岳瀆之護持萬慶日新百祥川至

閫封物夥漕局事煩豈無閒燕之需或有丁寧之戒願聞鐫諭乃見鈞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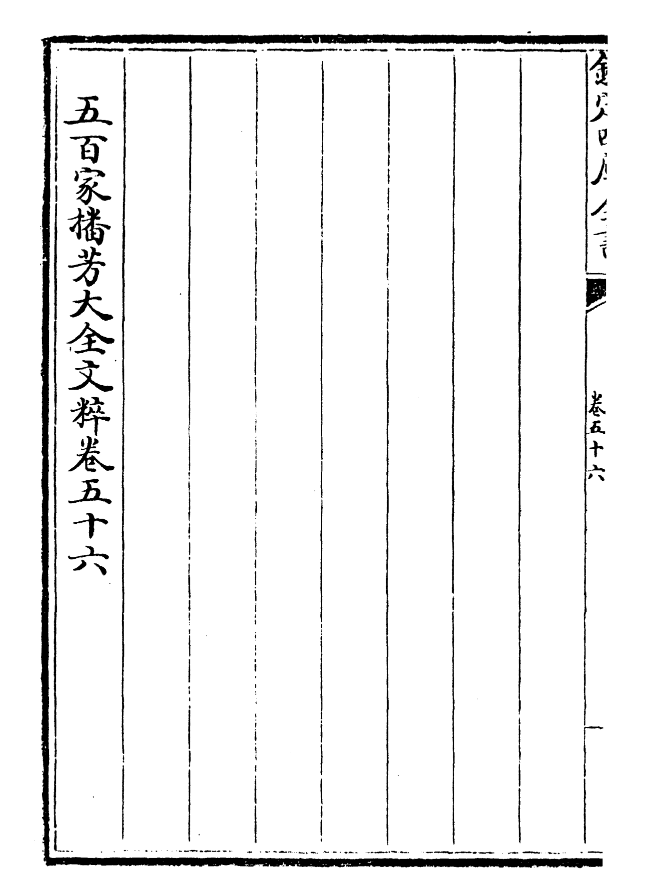
賀丞相冬小簡　劉叔吏

朔律戒嚴寒飈彌勁恭惟宰正百官儀刑四海蓋載荐

休鈞候興居萬福某備員退圉仰託雲休尚稽瞻拜鈞
庭謹具啓申壓記府申候饔寢之儀恪寘右楮未審比
辰鈞履復奚似紹維運動樞極爕化人神叶氣嘉生永
膺純祐當陽剛來復之辰更祈益體卷隆妙毓神觀式
副寰宇具瞻之望甲悰傾祝無任拳拳某官負間世之
才茂經邦之畧名齊嵩岱動耀昴奎自昔宗工碩德翊
贊中興輔成平治未有若斯之盛者實社稷無疆之福
生民莫大之幸當令序之復臨諒大忠之益著垂芳典

冊固將與霄壤同為不朽區區稱述盖採之輿論仰乞
鈞慈俯賜矜察
竊惟盛德大業超冠今昔固非小智寡識所能窺較然
考之時事則風雨調適稼穡豐成訟獄空𥠖干戈偃戢
羣生和而萬民殖亦足以見格天之效休祥滋至矣某
仰荷鈞播每與黄童白叟共歌化日之舒長未有不感
慨歡呼以幸逢華旦也
一元肇啓萬彚滋亨恭惟某官道與時行德膺帝祉

上協岡陵之固下霑動植之熈簪履稱觴歡聲騰沸某拘縻格次祗畏簡書無階躬詣鈞庭徒深傾祝謹脩尺牘少叙微誠敢祈鈞照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十六